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　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　不另收郵費
（第四八七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登記發給邊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證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陝北我軍追擊回竄延安之敵
擊潰蔣匪四個整旅
初步統計殲匪已達五千

【新華社西北二十二日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追擊由綏（綏德）清（清澗）一綫南逃的胡宗南匪軍，自十四日至十六日，在延安東北六十公里之岔口地區阻擊該敵，擊潰胡匪機動兵力四個整旅，據初步統計，斃傷俘敵已逾四、五千人。

【新華社西北二十二日急電】胡宗南機動兵力由劉戡、董釗率領的五個旅又一個團，在延安東北延川間的岔口地區，受到沉重打擊。十四日胡軍五個旅一個獨立團兩個師部及兩個軍部，由延川向延安回竄，在岔口地區被我軍阻擊。戰鬥於十四日晨發起，在綿莊、上劉家河縱橫不足十五里的狹小地區中，集中了上述敵軍之全部，並有飛機掩護。我軍於十四日擊潰其十七師之十二旅與四十八旅。是日夜半，因大雨停止戰鬥。十五日雙方在陣地對峙。十六日我軍又擊潰其第三十八師之五十五旅與第一師之七十八旅；但戰鬥又因冰雹及暴風雨而停止。當敵人只剩下一個旅沒有挨打時，胡宗南的另一個師由青化砭前來援應，潰敵得以狼狽逃走。當我軍各路挺進時，砲火猛大，敵恐慌萬狀，隊形混亂，爭先恐後奪路而逃，山溝中擠成多路縱隊，山嶺上則是漫山遍野，各自奔命。輕重武器及衣物、鞋、帽到處亂丟。十六日，我軍某部一次俘虜的六十幾個敵軍中，即有屬於敵五個旅番號的士兵。胡軍[illegible]了，只顧逃命，跑得來不及與自己的飛機聯絡，以致遭到飛機轟炸掃射。等到慌忙用白布擺出聯絡符號，忙着吹號集合隊伍，隊伍剛集合起來不多時，我軍神砲手又早已選好這些目標，連連發砲，砲砲命中，使敵軍大量傷亡。這三天中，敵軍大部斷糧、斷水。據若干俘虜說，三天來只有軍官一天才能吃上三個玉米棒子（玉茭），大部份士兵只好在山上挖生洋芋、南瓜與玉米煮的「三鮮飯」的就算大幸福，有一班匪軍為爭吃「三鮮飯」甚至在我軍打到跟前時亦來不及逃避，他們被俘時雙手均因搶飯而燙得紅腫。胡宗南的機動兵力，經我此次打擊，已弄得喪魂落魄。

西北我軍半年殲敵五萬餘
胡宗南匪軍末日已近
★西安刻正告急大西北解放在即★

【新華社西北廿二日急電】正是我軍退出延安半年（九月十九日）的前夕，西北人民解放軍總部某軍事發言人於離延安西四十公里之某地，向記者評述半年來西北戰局的大變化。半年來西北人民解放軍共殲滅蔣軍正規軍整團以上八個旅，連團以下被殲者共約五萬餘人，使西北戰局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該發言人指出：這巨大的勝利，包含着豐富生動的內容，顯示着我軍日益壯大，敵軍則愈戰愈弱，日趨衰亡。在三月廿五日延安青化砭勝利時，我軍僅消滅敵軍一個旅部和一個團。四月十四日羊馬河勝利時，我軍即能阻擊敵九個旅的進攻，而消滅其中一個整旅。五月二日蟠龍勝利時，敵八千餘人頑守堅固工事，亦在我強力圍攻下全部就殲。六月十六日環縣戰鬥，八十一師受我殲滅性打擊。到上月二十日米脂沙家店勝利時，蔣軍以九個半旅三路北犯，被我軍一舉殲其精銳的三十六師。而此次追擊南退之蔣軍於延川岔口地區，阻擊敵五個旅另一個團兩個師部及兩個軍部，經三天戰鬥擊潰其四個旅之多。當蔣介石胡宗南動員三十四個旅侵入邊區和佔領延安空城時，蔣介石反動派曾在蔣管區各地開什麼「慶祝會」，好像他們垂死的狗命從此得到了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一樣。蔣胡匪首的確曾因佔了延安而衝昏頭腦，妄想「三個月」內消滅西北人民解放軍。但三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到六個月後的今天，被消滅的不是人民解放軍，而是蔣介石胡宗南的嫡系軍。半年來，已被我殲滅三分之一。在我軍猛烈打擊下，敵軍各部減員非常嚴重，半年前胡軍精銳三十六師一六五旅有一萬餘人，其他各旅亦在八千人左右，但該旅到沙家店被殲時，僅有三千多人。敵軍戰鬥力的下降，其速度亦頗驚人。此次岔口之敵如此衆多，被我圍攻時，竟如羊羣遇虎，潰不成軍。胡宗南曾多次誇口說，要找我軍主力決戰。但實際上胡宗南只敢集中主力進行什麼「清剿」，專事屠殺婦孺，劫掠百姓財物，待接近我軍時，明知我主力近在咫尺，卻東逃西竄，不敢決戰。蔣介石、胡宗南曾一再無恥宣傳他們已把解放軍「趕過黃河」，陝北已「完全肅清」。事實上正要被「肅清」的不是別人，而正是胡宗南自己。岔口會戰的結果，證明胡宗南的覆沒已經不遠。發言人指出：西北戰場的勝利，更重要的還是表現在對其他戰場起了偉大的配合作用，促成了全國大反攻的迅速開展。當蔣、胡軍投入西北戰場後不久，陳賡將軍於四月初即在晉西南展開攻勢，二十九天即解放晉西南廣大地區。我軍此次勝敵北進，把蔣、胡機動兵力全部拉到陝北北部的狹小地區，又給陳賡將軍的大軍南渡黃河、解放豫陝，造成了有利的形勢。現在西安已經告急，胡宗南已經手忙腳亂。時間不過半年，變化如此之快，不難想像胡宗南的末日已經不遠，大西北的解放就要實現了。

被俘旅長劉子奇談
陝北胡匪完全被動

【新華社晉綏十八日電】胡宗南攻共反人民最積極的三大主力之一整三十六師在陝北被殲，一二三旅少將旅長劉子奇被解放的消息，轟動了此間解放軍的軍官招待處。解放軍的強大和胡軍將校的淪落，成了胡軍將校的談話主題。二十七師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失意嘆道：「哈，我估計對了，他果然來了！」因為招待處的工作人員事先曾和他們談過陝北胡軍的動向，當時李預言：「胡軍一定被消滅，某也將來此。」一六七旅副旅長涂健、旅參謀長何[illegible]春亦贊和着這個預言。原劉子奇部三六八團代團長何幹林插進來打趣說：「這下我可要歸還建制了。」他們在興奮之餘，合一六七旅旅長李昆崗等十七人簽名致電歡迎劉子奇。九月二日劉子奇到了招待處，大家就圍上去介紹各人被解放後受優待及精神上的愉快情形，何幹林更大聲說：「我先來是給旅長打前站、號房子，現在準備好了。」大家詢問陝北戰況，劉子奇答道：「我這個旅這次奉命連夜趕去增援榆林，士兵因為飢渴疲勞，死亡和逃跑了五百多人。牲口吃不上草料，倒掉近一百頭。一路上夜間露宿山野，雨季裏，衣服單薄，又沒有牛皮帳和雨衣，士兵不是瘧病、餓壞，就是逃跑，這種部隊怎能經得起八路軍的打擊呀！」談到胡軍處境時，劉顯得很沮喪，他說：「我們在陝北常是奉命東奔西拉，來回亂碰，這裏緊到這裏，那裏緊又到那裏，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這時有人譏笑胡宗南的指揮拙劣，劉正經地說：「那裏是胡宗南指揮的，我們完全是受八路軍指揮了。」接着劉講述胡宗南曾經嚴格封鎖消息，部隊沒到陝北前只准看中央日報，到陝北後什麼情況也不讓知道，把他們當木偶似的去作戰送死。在蟠龍鎮戰役一六七旅被殲前，一般士兵都不知道十五師一三五旅和二十七師三十一旅被消滅的消息。蟠龍之役後，可不同了，因為蟠龍是胡匪主要補給站，不但食糧、械彈、夏衣，連針綫也都損失光了。士兵在夏天仍着棉衣，鞋子破了光着腳走，針綫也領不到。於是互相探問，發覺了全部秘密，並且得悉一六七旅是在堅固的工事裏被消滅的。從此胡軍士氣一落千丈，不可收拾。譏笑中有人問起劉被解放前的鬥志，他態度答道：「我早就準備當俘虜啦！」劉並嘲笑蔣賊的自殺紀律說：「要自殺就該叫蔣介石、胡宗南去自殺，丟了這麼多旅還不自殺，我們才犯不着自殺做什麼呢！」

太岳人民解放軍
再克虞鄉解縣
豫西靈寶戰役俘敵旅長黃永讚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二日電】遲到消息：太岳解放軍某部十一日再度收復虞鄉、解縣兩城（按虞鄉、解縣兩城係本月六日為蔣匪侵陷），守城蔣匪竄逃。臨汾之解放軍十日攻克臨汾城南廿五里之鶻舍據點，十一日城內敵三十師南犯，企圖奪回鶻舍，遭我痛擊，將敵擊潰，並乘勝直追至臨汾城南十五里賈得村，將其八十團之機槍連全部殲滅，共斃俘敵八十九團副團長以下二百二十餘名，繳迫擊砲一門，六〇小砲二門，輕重機槍九挺。

【新華社豫西前綫二十二日電】十二日我解放靈寶殲敵七十六師新一旅戰鬥中，化裝潛逃之該旅旅長黃永讚已被我俘獲。黃永讚於城陷時潛逃，和他的衛士躲在靈寶南的曲沃村裏，由立即就被十七歲的參戰民兵張來望與衛生員盛再堂捉住了。黃氏裝模作樣的詭稱是「四川煙客」，企圖蒙混過去，但是浙江腔的「老家四川」喬裝者，很快就露出了馬腳。在盤詰時，他還一味要「死狗」，但是已經嚇得面無人色，渾身發抖，民兵要把他解走，他立刻兩腿癱軟的臥倒在地，口裏連呼「饒命」。一直等到他得知被俘的副旅長胡東銳等安在時，神情才比較安靜下來。到了俘虜集中的某地時，這位曾經連呼饒命的旅長一見到與他同一命運的僚屬時，竟又強[illegible]其臭架子。但先那些僚屬已經不買他的賬，已至弄得窘態百出。在場的人不禁失笑，那一幅醜相，不愧是黃埔的門生。黃永讚是浙江諸暨人，黃埔三期學生。

陳粟大軍收復曹縣
膠東招遠我殲蔣匪一團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二日電】陳、粟反攻大軍一部，於十六日晚收復曹縣城。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二日電】進犯膠東蔣匪又遭到人民解放軍激烈打擊。十八日下午蔣匪分二路進犯招遠，中路蔣匪第八師一六六旅被解放軍截擊於招遠西南之巴托地區，經一夜激戰，殲敵一個團，使該旅喪失戰鬥力。北路匪第八師一〇三旅及南路匪第九師一部，亦同時被擊潰。蔣匪自本月三日起，向膠東解放區作盲目冒險進攻，被當地軍民到處圍困痛擊。我軍先後在平度城、鳳凰山、掖縣南水明溝、靈山、即墨北部，介店等地共殲蔣匪三千二百餘名。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日電】魯中地方兵團十六日於萊蕪東南之顏莊擊潰蔣匪兩個團。當天十二時，萊城蔣匪二十八師五二旅八七團全部隨汽車六輛南開至顏莊。我地方兵團當即將其包圍，激戰三小時，將蔣匪擊潰，全部，亦掩護運輸物資之汽車三十輛，俘連長以下一百二十人，繳獲滿載軍用品之汽車二十輛。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日電】郯城地方武裝獨立團一部與蔣匪正規軍一個團對戰竟日，終獲全勝。本月十三日，蔣匪二十八師八十旅一個團由臨沂李家莊出動，直撲馬陵山、尚莊寺一帶，我軍機動轉至敵後，使敵撲空。待其困竄時，我軍奮起猛擊，自拂曉戰至天黑，敵死傷六十餘，狼狽逃竄。我軍復追擊十餘里，全勝而歸。匪軍沿途掠取之人民財物，悉數奪回，發還原主。對該部此次機動作戰以寡敵衆，沿海軍分區傳令嘉獎。

綜合報導

蔣匪的「財政金融措施」

自七月初蔣匪頒佈總動員令以後，蔣匪為了加緊壓榨中國人民的血汗供其反人民內戰巨大消耗，七月中旬一次即由蔣家國防部提出軍費追加預算十三萬億元。若按蔣區若干財經專家估計，今年蔣匪財政赤字將達蔣幣一百萬億元。蔣匪這樣的空前鉅大的軍費支出，絕大部份依靠印刷鈔票彌補，因而引起物價不斷猛漲，七月底至今上海米價已由三十八萬元漲至六十五萬元蔣幣一石，較之年初的六萬元一石已漲了十倍；其它洋土各貨莫不跟着暴漲，蔣區人民及下層公教人員陷於飢餓深淵，而貪婪無比的四大家族及其家奴們，則更趁機發財，在客觀上又推動了蔣區整個日益崩潰的經濟危機自身的發展。據爭聯社與法新社十日南京電透露，蔣賊向國民黨中執會的秘密報告中，曾透露對其家奴的拖欠，說對日戰爭結束時尚擁有九億美元的豐富外國資產，卻因財政當局對外國貸款的「盲目依賴」延擱了貨幣改革。蔣匪這段話，說出了部份事實，即是在去年二月蔣黨宣佈外匯官訂為二〇二〇元比一元美金時，據說蔣黨中央銀行尚存有五萬萬元美金和五十餘萬條黃金（見七、廿三，大公報），但蔣賊卻故意隱瞞了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將這筆給四大家族自己竊取自肥了。二陳家族因為爭風吃醋的緣故，曾在魏德邁來華期間暴露過：在去年二月到十一月間，單孔、宋兩家族的手中、揚子建業以及中國建設銀公司三個公司便非法盜取了美匯四億元美金，別的尚不在內；由此可見四大家族是如何醉心於賣國內戰，藉中國人民苦難來發財自肥。

由於蔣匪財政經濟危機的日益深重，表現最為急迫的是美帝國主義，她一方面恐懼蔣黨經濟的混亂和崩潰防害她的中國市場掠奪，同時力圖趁機達到加緊控制蔣匪財經命脈的目的。所以魏德邁來華以後，財政經濟監督揚格奉派抵華，可以證明。自魏德邁走後，蔣匪為了表示效忠，並更進一步敵吸中國人民以支持其內戰消耗，自八月初以來，動員了蔣黨大小嘍囉，頒佈了不少「法令」「條例」，到了九月更甚，蓮賊光會在對外籍記者招待會上向外國記者說：「政治經濟改革將為今後數月內中國頭號新聞消息」。而蔣賊在蔣黨四中全會上也出場玩了一手什麼宋子文已將其「建設銀公司」（包括淮南煤礦與鐵路公司，揚子電力公司，漢口電力公司）全部股票與資財捐出的花槍。只是說明了三件事：第一是更露骨的種種財經措施、實際上從八月以來，所有蔣黨的措施不外向蔣區人民進攻。八月初的所謂經濟改革方案，索性對歷來冠冕堂皇的平衡預算，緊縮通貨之類官腔，一字不提了，乾脆請出什麼發展生產的帽子來大談活潑金融。這就是說：要更加緊轉動印刷機，來一個通貨大膨脹，把蔣區人民最後一滴血都搾取過來。第二件事則是對不滿四大家族的蔣區人民來一欺騙，包括所謂財產稅遺產稅，申報外國存款資產，不然要處徒刑五年乃至蔣匪之宣佈宋子文捐輸等等。對中國人民敲骨吸髓的四大家族，要他們申報在海外十幾億美元的財產和自動吐出贓物，無疑的是癡人說夢。合衆社十五日南京電，一語道破了所謂申報外國資產的道德秘密：「政府（指蔣）提出此方案時，其所真正欲求取者乃是政治的資本而非財政的資本」。第三件事是奉迎美國主子，讓美國主人更方便來榨取中國人民，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魏德邁來華後，上海美商發了一頓蔣奴才的牢騷之後，張嘉璈發表歡迎外資外國技術人材的談話，不知羞恥把過去掛在嘴邊的一套什麼民生主義呀，經濟方案，以「國防」為目的呀，一齊丟入茅坑，大談不論輕重工業都請美國人來經營，並且為了方便美國商人的榨取，改訂了外匯條例，幾乎是承認了黑市匯價，又放寬了進口貨品，讓美國商人可以滿載而來又可滿載而歸，所謂獎勵出口，吸收僑匯等等，全是一套騙人把戲；這樣還怕美國主子不放心，又迎來了太上監督揚格直接控制了外匯，目的就在這裏，但是中國人民所宣傳的種種經濟措施，不僅不會再受愚弄，不再忍受剝削，而且已經知道如何來擺脫美帝國主義者四大家族的壓制。（新華社九月二十一日電）

解脫苦難獲得民主和自由
豫西人民歡迎我軍
被解放的蔣兵渴望打回老家

【新華社豫西前綫二十二日電】本社特派記者穆欣報導：飽受水、旱、黃、湯（恩伯）四災的中原人民熱烈的歡迎解放大軍。在我軍渡河前，豫中已暗傳消息，奔走相告，我大軍過河後，沿途羣衆夾道歡迎，準備了茶水、麵湯。新安縣鐵石井鎮的一位姓姚的老太太興奮的說：「上午頑固逃時，保長還跟上跑了。你們一來，再沒有人敢欺侮我們了。」特別在那些曾經解放而後又遭蔣匪侵佔的地區，人民如今都流着歡樂的淚，追懷着解放軍的好處，咒罵着蔣匪的罪惡。橫峙一呂姓婦女說：「上次我在民主政府打勝了官司，你們一走我的官司就輸了，如今我的冤仇又能報了。」她拉住女同志訴說蔣匪勾結保甲長給她的苦痛，不禁下淚。羣衆攔住我軍哭訴蔣匪在竹園殘害農會會員。一路上許多軍屬都倚門等待親人，某行軍某時，薛文魁同志被他的親戚發現，立即被男女老幼圍了起來，問長問短。旁邊一位七十八歲的老先生談蔣的諸着親人和羣衆的情景；他的孩子原在蔣軍中，被我俘虜後就參加了解放軍，還來過信說：「隊伍裏一定比在家還好呵。」當我先頭部隊解放新安時，關在蔣匪獄中的三十五個欠糧欠丁的農民聽到我大軍來到，莫不欣喜若狂，解放大軍給苦難中的中原同胞，帶來了自由和希望。

【新華社晉東前綫二十一日電】劉鄧徐李大軍勝利南征消息傳播所及，蔣匪軍官吏加倍恐不安，士兵則盼望解放軍早日解放他們的老家。此次魯西沙土集被解放之蔣匪整編五十七師師部電台上尉台長李恭謀對記者談稱：「中央社天天吹噓劉伯承被圍殲、不得已流竄大別山。它越吹得兇，我們（按指蔣匪軍）軍心就越不安。因為誰不知道劉伯承是在魯西南打了好幾次勝仗才往南去的。在隴海路以南，我們力量單薄，就無法阻擋。尤其是高級軍官聽到這些消息，更是惶惶不安，悲觀萬分，預感到蔣家天下快垮台了，自己的高官厚祿不會久長。家在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的士兵，特別是過去曾在蘇區的，更歡迎劉伯承趕快打過長江去，好分得土地。一個剛獲解放的湖北籍士兵眉飛色舞地告訴記者：「我聽說八路軍打進大別山，高興得半夜沒有睡着覺，我們幾個同鄉都說，我們趕快參加八路軍打回老家去吧，好分田地。」」

【新華社冀魯豫十七日電】冀魯豫軍官教導團粵、桂籍解放軍官、原六三師一五三旅四五九團上尉連長劉楚、梁福謙等以下二百餘人得悉人民解放軍大舉南攻，廣西鄉親解放有日，欣喜若狂，特致電兩廣縱隊祝賀，內稱：誓願學成之日參加晉軍，解放兩廣，將功折罪，以報人民。

內蒙各界馳電祝賀
劉鄧大軍勝利南征

【新華社東北廿二日電】內蒙古臨時參議會，內蒙古自治政府，內蒙古共產黨委員會聯合電賀劉鄧、徐李大軍南征稱：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諸將軍並轉全體南征指戰員：你們以英勇豪邁的氣概，橫渡黃河，跨越隴海南征千里，進抵中原，勝利地展開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偉大反攻場面，捷報傳來，我內蒙古所有蒙漢人民，莫不一致歡迎稱慶，深信由於你們的不斷勝利，將大大縮短蔣介石匪幫的命運，今後我們將更加英勇作戰，努力工作，加緊生產來配合你們的行動，徹底打倒賣國賊大漢族主義者蔣介石匪幫的罪惡統治！謹向你們致慰問，並祝勝利再勝利。九月十八日

杭州工人罷工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中央社訊：杭州緯成繅絲廠一千七百餘工人於十八日全部罷工。起因為該廠女工以近來物價日高，收入無法維持生活，要求廠方增加工資五成，但遭廠方拒絕，遂於十七日開始局部怠工，至次日更擴大為全體罷工。按繅絲業為杭州主要工業之一，年來因受官僚資本與通貨膨脹之影響，危機日深，四月間該市絲綢、機器業工人失業者即達三萬以上，目前全市繅絲工人僅有五[illegible]餘人，緯成廠約佔五分之一。據估計此次罷工發生後，該廠每日損失約在蔣幣八千萬元左右。

新華社更正

本社所發九月十日至十六日一週綜合戰報中，北綫晉察冀解放軍克新鎮城「殲滅蔣匪十五師一個團及另一團大部」，係「擊潰蔣匪十六軍九十四師二八一及二八二兩個團」之誤，特此更正。

反攻捷報傳到譚家莊
家家收秋種麥忙

[illegible]

【本報冀魯豫二十二日電】捷報從四面開了花，反攻……外，在十四日就傳到朝城譚家莊。這時，青壯年收割，但到晌午時分，婦女去送飯的時候，把消息……裏，到晚上屋頂上的廣播筒叫開會了，鑼鼓鞭炮……廣場上大打大擂，兒童團的哨音從東頭吹到西頭……到場上來。鑼鼓聲開始停止了，工作同志再把消息……了一遍，并號召大家配合反攻，要多種麥。當他……一千多里路的時候，老將開到觀城、打向村莊的時候，記……好年的時候，群衆興奮的轟動起來。……還天晚上，廣播筒只廣播一遍，大家都擠到……起來。會議開始，先由村長、農會長說明配合反攻……家就醞釀起來。還是老漢譚老三站起來說：「我……七畝地種四畝麥子，今年翻了身，又分了六畝，我要犁得深種得好，給牲口多吃料。」大家等他說完，一個廿五歲的青年陳光江，走到老漢的面前說：「咱和你比賽，我運分的地共九畝，我得種八畝麥子，保證陰曆八月十五完成」。「咱保證十四日完成」，譚老三又咆哮起來，打着胸口說：「咱叫老婆小孩推碾子磨麵，騰出牲口來」。組與組比賽，人與人比賽，叫喊聲鬧成一片，直到半夜，「咱也叫老婆孩子去拉耬！」陳光江也搶着說。把各組個人比賽秋耕種麥的計劃記好之後，才散會。

陳光江回家之後，一夜沒有睡熟，有時爬起來打火抽一抽煙，或去看看牲口，心裏老想着怎樣能奪得模範，贏了老漢譚老三。他想着從祖上輩以來都沒過一天好日子，父親因拾地主一穗莊稼，被打的吐了血，荒年時，餓得沒法，逃到濟南城裏，一輩子過冬也沒得一件好棉襖穿。現在翻了身，棉襖有了、地也有了。他忽而又想地怎樣犁得深、耙要把犁扶正扶平，苗長起來的時候，要鋤三遍四遍，不讓一根草留在地裏。這時小他娘把他從夢中叫醒：「小他爹！朦朧啦，你該起來犁地了吧！」他從夢中驚醒，跳起來就去套牲口，當他把犁拉到地裏的時候，老漢見他才來，譚老三早犁了三溝，老三只是肚子裏笑，陳光江鞭一鞭牲口，似埋怨似安慰的說：「三爹看吧，我趕得上你！」

……犁耙犁、種專種，抽出人力拉耬，小孩地用人耬，提出一掃光，全村大變工，注意軍屬烈屬特別是南下幹部提先來完成。（張健、海忠）

白晉綫上無閒村
準備參戰快收種

【本報太岳二十二日電】南綫大勝利的消息傳到各地後，萬衆歡騰，欣喜若狂。記者前五天從襄垣起身，沿白晉路南下，村村鑼鼓喧天，慶祝勝利，尤其是各村的廣播台，在一村傳一村的播送着當天的勝利消息，所以在五天的行程中，雖然沒有時間讀到報紙，但從這些廣播台及時的告知了當天的勝利消息。記者至高平住宿，在小宜川村，此時台上正在播送着勝利消息，在一個消息播完時，忽然有個二十來歲的青年連蹦帶跳的歡呼鼓掌，連叫數十聲：「打的好！打的好！」接着，就把已經準備妥當的鑼鼓響起來了，鼓樂也響起來了，所有年青男人、女人很自然的一個跟一個扭起秧歌來，其中有一人高唱：「大軍南下賊膽寒、蔣賊介石一命完。」就在這時，又有人大叫：「老鄉們，勝利了，可是咱們爲了獲得更大的勝利，必須再與第二批參戰……就能馬上出發。」立……言、我一語的討論起來。第二天，記者出村……他們大隊人部去，家裏男男女女，完全在地裏搶起收起自己的地，準……

五區在白露節前一六九小麥該下種，因天雨地濕，幹部群衆都存種麥不遲隔痒思想，區根據種植情況，本月九號召開村長生產主任緊急會議，專討論種麥。該區舊習慣牲口犁地每天只能犁半天歇半天，一天只能犁二畝半到三畝，還有一種死代牲，一犋牲口管幾戶，管多少畝數，管多少的早犁完，管多的犁不完。研究了這兩個問題解決辦法，提出「三晚三少收」：一、雨多地濕，如果再下一場更晚了，明年一定要少收。二、照舊有的犁半天歇半天，成得半個月，晚了明年少收。三、如不組織起來，還照以前誰代誰犁，延長時間，晚了亦要少收。又研究了做法，把勞畜力適當安排使用，全□精確計算，共有畜勞力六八八犋，牲口平均一天犁四畝，共種麥田兩萬畝，一天共犁二千七百五十二畝，按這樣計算，七天能全部完成。組織方面：把勞畜力全部組織起來，按片犁，

……各地在幹部英雄的帶頭下，解決了群衆對種麥不習慣、怕苦等思想顧慮，訂出了計劃。如三區在新英雄田井仁領導下，提出了「麥犁三遍上糞」等口號，組織群衆開出荒地九十六畝，並種麥一百四十二畝，超過了每口人一畝麥的原計劃。一區武家莊幹部黨員帶頭，全村組織群衆，並以戶訂出計劃，全村九百九十人，共種麥五百一十畝，超過了原計劃。現全縣種麥六萬零六百一十六畝，每畝上糞均在四十至六十擔，運動正在開展擴大。（卯成、新穎）

下桂花合理安排生活
會啥幹啥爭取早種

【本報平順訊】[illegible]

太行一分區民兵遠征爆炸組
支援北綫保衛秋收

【本報訊】太行一分區民兵遠征爆炸組，支援北綫，保衛秋收。九月十一日在元氏城附近紙屯村一帶佈置地雷時，敵出發到紙屯搶糧，走的好碰的巧，恰巧惹着地砲，踏響了一個，炸死敵人三名，炸傷二名。這一傢伙，給敵搶糧兒一個有力的打擊，使敵到處怕得不敢下腳，鼓舞了邊地護秋、分田、搶收群衆都興奮的說：「頭一砲打的響，分田收秋有保障」。（一分武通訊小組）

【本報訊】九月八日元氏軍政機關，組織五區十個村的民兵自衛隊四百餘人，大車二、三輛，各帶鐮刀扭子等用具，在「隊能流血，把糧賊餓死」的口號下，一隊前邊紙屯一帶搶收。一面掩護，一面收割，在紛亂中，前邊搶收到晌午，打到晌午，共奪回了逃往城裏的漢奸封建地主的萬餘斤穀子一百畝。下午九個村的民兵自衛隊，又愉快向着北溝出發，到天晚又收割轉運了逃到城內的漢奸地主的秋糧一百二十畝。（一分武通訊小組）

【本報冀魯豫二十二日電】臨漳縣大隊，保衛群衆秋收，有力打擊敵人搶糧派糧。自我大軍南下後，敵偽鄉長董長琴，率領四五十人經常來我臨漳二區一帶搶糧，我臨漳大隊一連於八月二十七日拂曉，在曹莊伏擊搶糧敵人，八時許，敵一小股共八人，直奔曹莊，進入伏擊圈後，我機槍、步槍、手榴彈齊發，敵措手不及，五分鐘結束戰鬥，活捉敵三名，斃二名，跑兩名（內傷一），繳步槍七支，子彈三百五十發。又八月九日，敵還鄉團張培修部百餘人，在臨亮鎮召開偽村長聯席會，佈置要糧要伕，被我發覺後，臨漳大隊趕過長，帶領一排人，配合民兵前往，機槍一響，敵人張惶失措，狼狽南竄。

保衛翻身生活
老太太上堤指揮防汛

【本報冀魯豫二十二日電】記者爲了解防汛情形，於八月二十九日起，從濮縣沿臨黃堤往上游勘察，經過昆吾、濮陽、長垣各縣，見大堤高四公尺，頂六公尺，雄踞於大河兩岸，而每一二百公尺，即有一個防汛窩棚。九月一日，記者行至長垣九區會店村東時，見一老太太正在堤上比手劃腳的對防汛員談講防黃護堤工作，我覺得奇怪，遂前往了解其究竟，原來她是會店人，已五十九歲，她的丈夫叫劉文祥，在抗戰前領導防黃護堤工作多年，於民國二十四年因在小渠領導群衆搶險累病而死，撇她和兒子劉書印，母子二人生活無着，當時舊政府又無救濟，不得已只得憑跟丈夫學得的本領，接替了丈夫的職務，扭住會店十里一段的工程，以維持一家生活。現在她翻了身，不靠工資吃飯，但她還□對我說：「別看我年紀老了，治河是爲了大家老百姓，以前幹，現在更應該爲老百姓幹，我的閨女女婿現在在工程隊當班長，我的兒子也當工程隊隊員呢！」她又指着那幾個防汛員對我說：「他們離河很遠，沒有經驗，所以我在這裏教給她們。」記者深感到解放區如此群衆的自救的堤，再加上這樣熱烈的群衆，若無蔣賊的破壞，戰勝黃水，是有充分把握的。

魯西豐收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七日電】野戰記者報導：魯西今年未遭黃河水災地區秋禾豐收。今年魯西各地風調雨順，高粱高長丈二，每畝平均收穫二百斤，穀子深可及頸，每畝收數稀達三百至五百斤，爲十年來未有之好年景。農民於隆隆砲聲中收割，遇敵情，便隱身禾叢，待敵退去即與匪週旋，並將匪四輪大車滿載而歸。魯西農民均紛紛爲解放軍籌辦支攻糧草。

◇和 順◇
整頓機構緊縮開支
節約糧款支援反攻

【本報和順訊】和順地方財政經過了去年一年整頓與投資生產，地方糧款達到自給，但基礎仍然不雄厚的，特別是在今年旱災糧價上漲的情況下，本年地糧只能開支到七月份，全年計算尚差五個月的糧食，七萬餘斤，如以地款購買還不夠，那麼明年再投資生產遇到本縣糧，全部購買了還不夠，就沒有了。縣根據以上情況，馬上做了計算與討論，提出以下辦法：除把地方財政情況公佈與大家共同積極想辦法開源外，並決定在不影響工作原則下，減少了歸地方糧款供給的工作幹事、實驗校長、公營生、高校伙夫共六十二人，共計減少開支小米八萬餘斤，款三百餘萬元。此外更把明年開支做了緊縮計劃，減去糧款佔去年開支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一緊縮與減少開支，再加上積極開源組織收入，不但能維持下半年正常開支，而且明年地方糧款仍能逐漸走上自給，再投資生產也有辦法。（廣福）

威縣九區秋雨成災
男女老少下水搶收

【本報冀南二十二日電】威縣九區八月下旬，連日狂風暴雨，全區三十四個村受災，莊稼被害，群衆的糧食據群衆說：「交公糧也使不清！」計共淹莊稼一萬一千一百零五畝，水深處四尺。領導上發動下水搶收，六村三天在泥水中撈收莊稼一千二百畝，全村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總動員，二百二十人每人撈半畝，村長小亮親手組織了十一個互助組，分工，一百五十人專管下水，用梯子綁上門板，撈具的撈，沖的沖，婦女兒童老頭負責搬、曬、送飯，五百畝水淹地一天工夫全部收完。千集婦女在安徽文、李巧領導下，三百二十人一晌打了個高四尺、寬六尺、長九丈的堤壩，三十六個婦女撈出穀子高粱九畝，影響的全鎮二百多戶貧農，自動組織起來搶收。鄰河最近，修二里多長的圍牆，擋住全村沒被淹。陳固村九條大道被水淹，勞英劉今山用拆牆頭、改小道爲大道的辦法，解決了秋收大車運莊稼的困難。

向提水自放包袱
推動全村整理財政

【本報冀魯豫二十二日電】濮縣七區大河碧村幹部，會上區委號召整頓村財政，十里村支書向提水認爲整理村財政是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自己家中還有兩件公物。會後返家時，一路上覺着自己好像揹了一個很沉的包袱。回村後他首先召開了支委會議，討論如何整理村財政，並提出咱們幹部是否也有包袱？好久沒人敢說，向提水說：「我可有一件對不起群衆的事，我家裏還用着公共的一條單一條布袋，我要拿出來，不然終久是個包袱，心裏不痛快。」經他一談，其他支委也說：我也一直不放心，又想說又害羞。這樣在黨員大會上談了後，推動了黨員也談出好多東西。八月三十號召開全村群衆大會，向提水先報了，放下包袱洗了臉，接着黨員帶頭將所有公物報出後，影響了全村群衆紛紛自報公物，翻身農民向來興跳起來說：「向提水！你真稱得起模範，要是過去的老忠孝（地主），咱給人家提提也不敢，今天你能把別人不知道的東西說出來，我真贊成你」。全村共整出價值四十餘石小米的財物，且使黨與群衆的關係更加密切了。（馬如龍）

利用條件擴大麥田
上峪村開水荒

【本報襄垣訊】一區上峪村原地四千餘畝，內有河灘水沖荒地二○二畝，三八年敵人佔襄垣後，逼着農民支差修砲樓，三百多畝好地荒蕪了幾年，一直沒收拾，上月縣委召集擴大麥田，該村支書郝中保同志，和全體黨員，帶領全村農民起來開荒，七天開出水荒地二八八畝。現有種麥九百餘畝，現下種八百餘畝，每畝平均上肥四十五担。（下南、王亭、忠保、白來）

算算過去開支賬
整理自己新家當
長治整頓財政獲得經驗

，自政府號召減輕群衆負担，扶植農村生產後，村幹便進行研究，如何結合複查進行生產，討論中一致通過整理過去的二盤油簍子，將村裏每畝增一斤村負担的麥子收起來，作爲基金，方針是結合群衆需要，由小擴大。不到一個半月，除去本村一切開支外，尚餘純利十八萬元左右。該村村長高林級說：「俺村不但不派村負担，明年的公糧還能保證減輕一部份。」因此全村群衆情緒都很高，一面複查，一面生產。

【本報長治訊】長治縣九月四日召開區長聯席會議，總結整理財政工作：據全縣五個區一百廿八個行政村的統計（邊區不在內）土地一千五百餘畝，房屋五千餘間，小米五萬餘斤，及小麥、雜糧、衣服、傢具、銀洋等其他共七百七十一件，共值洋一萬萬餘元。一個月來能做出這樣的成績，主要是：一、經過思想發動，解決了幹部群衆的思想顧慮與落後的迷信思想。有的認爲公家拿走，有的認爲「老爺」東西不敢動，經過……不但不怕受處分，還要受獎勵，是……共東西從自己手拿出來怕丟人怕受處分，有的認爲整……研究討論，大家認爲沒「老爺」，是過去地主欺詐統治農民的手段，整理公產是爲了自己。二、算算過去開支賬，整理自己新家當。有些幹部覺得群衆都翻了身啦，村裏開支能有多大，出幾個錢……個月村公所化洋八萬元；漳頭經過算賬後，幹部積極份子說：「過去三萬五萬就沒當成回事。」三、幹部帶頭，親自動手，創造典型經驗，運用積極份子。蘇店財糧主任蘇建廷、勞動英雄畢二雲自報後，幾天內全村整理出值二百二十萬元的東西；北星王雙柱、化家莊村政治主任，團結與推動了貧苦的積極份子提意見想辦法，由點到面推動了全村。四、整理財政要結合表功表模。鹿家莊村長訪問當社頭、年老人，表功後更積極，整出銀洋四百元；化家莊整出財產一百五十萬元。五、結合清理果實，密切幹群關係。鬥爭果實群衆最關心，亂化果實群衆不滿，南案結合整理後，群衆反映說：「還以後幹部卻不隨便化了。」清醒了幹部，密切了幹群關係。

一月來成績雖大，但開展的還不夠普遍，如四區三十九個行政村，只有十三個村整理，五區有部份幹部還存在一些思想問題：有些幹部認爲財經工作是技術工作，整理財政是財經部門的事情；有些幹部沒有從戰爭的性質來看，產生單純爲減輕人民負担的「仁政觀點」。經領導提出，大家都做了檢討，最後任縣長指出今後整財的方針：一、應以生產渡荒爲主，支持前綫戰爭的支供，增強人民對戰爭的支持能力。二、整理村財政，是目前中心工作之一部份，不是任何部門的單獨工作，領導上要統一佈置、統一進行，大家動手，形成一個群衆性的運動。三、三級財政：縣財政、村財政同時整理，重點應爲村財政；縣、區、村嚴格分開，村財歸村，縣財歸縣。四、整理後要把死財產投入生產，變成活經濟，以利潤自給，停止一切不必要的浪費現象；鬥爭果實、公產不能混、……五、整理後由各區……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經營，建立審核制度，村開支主要由村掌握，……向群衆公佈，但可由區批准，並定期審查監督，真正做到民主管理。（純功）

晉南新收復區
工商業迅速發展

【本報太岳二十二日電】晉南新解放區工商業在日寇與閻十餘年的摧殘下已奄奄待斃，自我軍四月解放後，迅速恢復。新絳城內戰前商號有三百七十九家，後被摧殘餘下二百八十家，異常蕭條。解放以後，迅速發展到四百八十五家，比戰前增加一百零六家，比敵頑在時增加到二百零五家。稷山縣店鋪由八十五家增至一百三十二家，猗氏城由四十三家增至八十七家，手工業方面發展更快，新絳捲煙廠由一家增至二十二家，棉織業由四十一家增至八十二家。

省出婦女勞力增產
中牟町試辦幼兒部

【本報冀南二十三日電】華縣四區，爲了節省婦女勞力增產，中牟町試辦幼兒部。該村青壯婦女普遍的參加農業、新織互助組，實行了計工換工，但小孩很耽誤事，影響生產，該村黨宋方同志和村幹黨校教員商討：如何節省婦女勞力？經過大家討論，由婦女負責試辦幼兒部。有的婦女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小孩，怕小孩在一塊打架鬧氣，自己的小孩受屈，感覺小孩在一塊辦不到，小孩好哭好餓不聽說，除去他娘誰也管不了。根據以上……說明小孩組織起來節省勞動力，一個人能看十幾個小孩。於六月六日開始試辦，先由學生把自己的弟弟、妹妹帶到學校裏來，設大隊長一人、指導員一人、班長六人（每班四人到五人），共計卅一人，年齡由四歲到六歲的，由教員等負責教他們，先做簡單遊戲、學兒童歌謠，把各家的小孩玩具集中到一塊，給他們玩耍，喂着兩對小兔兒，由小孩負責喂養。實行表揚與獎勵，買些食物和玩具，按照誰來的早走的晚、不打架不罵人、聽話的表揚發獎。起初每天集合一次，玩一會就散，慢慢的小孩混熟了，就集合午晌，再由午晌轉變到一天。經常鞏固起來了，小孩在一塊玩，比在家跟着大人又省事還歡樂。小孩們學習寫仿，還有的學認簡單的字。自組織了幼兒部，互助組節省了不少勞力，如勞英××每人平均才紡二、三兩綫，現在每天每人能多紡一兩綫子，全村統計，有二十個婦女每天能多紡二兩綫子的，二十天可多紡綫子五十斤。從實行中真正的打通了群衆的增產思想，先前沒組織起來的小孩，由大人親自送到學校裏的很多。

有了錯誤馬上檢討
太岳分社來電
安邑新聞錯了

【本報訊】太岳分社因安邑稿件處理有誤，特電總分社作更正，並作自我檢討，原電如下：「急：總分社：十二日（刊於十四日本報二版）所發安邑殺荒一稿，係屯留之誤，分社爲此作了檢討，不僅是粗枝大葉，又犯了『客里空』的錯誤。首先此稿由通訊員登記錯了，誤將屯留登記爲安邑，當時編輯處理此稿時曾發生懷疑，安邑目前工作中心爲土地改革，即交通材料同志調查，他們堅持說是安邑，編輯仍懷疑即是有滅荒也不能有如此大的成績，但只注意到這一稿件對外宣傳作用甚大，即着手編輯。但『圓滿』與『突擊』就隨便加上了，同時進行滅荒，把敵偽統治時期造成的荒地消滅乾淨。直至昨日下午接到了屯留小報，發現了上面有滅荒的辦法，對照後原來就是屯留的。所以這次出了毛病，一面是粗枝大葉，另一面是對工作上嚴肅負責的精神不夠，還隨便添枝加葉。」（太岳分社十日）

生產中的階級觀點與群衆路綫問題
李莊整理

邱縣縣委於十七日召開區書會議，檢討過去對生產工作的領導思想。會議在這樣的動機下召開，即過去總認爲群衆在思想上有許多顧慮——如「怕歸變」、「怕鬥爭」、「怕負担」等，所以生產情緒不高，而今年邱縣在客觀人力非常缺乏的條件下，把全部耕地一般的較戰前多鋤了一遍，還騰出勞力發展副業，以副業盈餘添置許多肥料和牲口，僅一、四兩區即增添耕牛五百四十頭、豬三千九百三十二隻、羊二千零九十七隻、開荒五千三百二十五畝。四區只有肥組，就增加了一萬二千九百畝。三區的互助組，比去年增加一百三十四個。去年一區還有七、八個村沒有互助，今年只剩下了兩個村莊。這個情況說明，過去對於群衆思想顧慮的那種估計，實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會議首先研究上述那些顧慮究竟存在於什麼人的身上？許多事實證明：一般貧農不但不「怕鬥爭」，即在今年負担面擴大，才獲得土地就要負担的情況下，也並沒有感到負担重，生產情緒還是很高，這些顧慮只存在於中農以上的成份中。大郭頭鬥爭較徹底，封建勢力基本垮了，中農積極參加了鬥爭，自己沒有受到損傷，現在中貧農生產情緒都很高。小郭頭雖是一個富村，情上沒有內。小郭頭鬥爭時，沒有把目標對準封建，用了較大的力量對土匪頭子，富農篡奪了領導權，土改極不徹底，今年中貧農生產情緒都不高，買酒買肉的很多，浪費現象嚴重。這兩個村莊對比，說明貧農不能徹底翻身，生產情緒就不會高，因此也就不能帶起中農，因爲只有貧農積極了，才能穩定中農。

到會者詳細研究領導權的問題、領導幹部主要是貧農，他們響應上級號召非常堅決，領導群衆生產非常努力，這個村的生產成績很好。南辛莊的領導者都是中農以上成份，上級關他們要個統計來得快，而漂亮，但是卻不能用力領導群衆生產，這個村的生產成績就相當壞。

在土改不徹底的村莊，地主鬥的不透，威風未倒，還常胡說八道，挑撥造謠，對農民影響一大；但在鬥爭徹底的村莊，地主完全垮了，中農也就打消了變天思想，而能緊緊的依靠貧農，貧農積極生產就把中農帶起來了。

會議於是得出結論：上面說的那些顧慮，只是一部份中農和富裕中農的思想，在鬥爭徹底的村莊，中農生產發家的要求與行動都是很顯著的。

爲什麼過去一度把這些顧慮看作「群衆」的思想呢？縣區幹部們詳細檢討原因，一句話，領導作風不夠深入，過去領導上不注意深入貧農，接近的多是村幹部，村幹部中中農成份很多，他們常把自己的思想說成是群衆的思想，縣區幹部中中農成份也相當多，對於這種反映也就特別容易了解與接受，個別富裕中農「怕鬥」「怕歸變」，常向區幹部……

這種情況造成了一種惡果，思想上有了個「群衆有許多思想顧慮」的框子，常常專門蒐集這種材料，希望根據以解決問題，這種材料越來越多，群衆的積極因素越來越看不見，被消極的所蔽，沒有積極的作法，自然解決不了。一部份幹部不願意領導生產工作，覺得領導生產沒有興趣，就是這個原故。在「發展生產」的方針上，也因而發生了一些問題，沒有充分認識貧農及大部中農組織起來的要求，也就不敢在實際上肯定組織起來是增加生產（特別在那些遭過嚴重災荒，社會元氣還未恢復的地區）的唯一道路，而提出「組織起來也行，不組織起來也行，只要增產就行」的方針，這樣方針脫離了組織證，也就難於實現了。

前一時期，領導上強調深入領導生產，許多區級幹部到地裏幫助貧農解決困難，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中農依靠貧農積極生產的許多事例，也被發現，中農也與貧農俱增的顯現出來，幹部依靠他們組織互助「增加生產」，獲得一些顯著成績，搞生產工作的興趣馬上就提高了。

到會的幹部們，又研究怎樣打通這一部份中農及富裕中農的思想，分析了這具體事實以後，一致認爲過去那種不從思想本身出發，單純說服的教育方法不行，在複查的時候，應注意吸收他們參加鬥爭，從鬥爭中教育他們，土改是「鬥封建」，不是「鬥缺點」、「鬥有」，鬥爭的階級性越明確，中農越安心，他們自己會覺悟自己並非封建，因此可打破「怕鬥爭」的初步顧慮。在生產中一定要貧農掌握領導權，貧農自己毫無顧慮的努力生產，即可影響與推動中農跟上走，並隨時表揚中農生產發家的模範，以教育與刺激其他中農，互助要大量發展（因爲這是貧農及大部中農的要求），領導上有意識的培養若干典型，動員農民以明確互助的好處，吸收未參加者參加，並改造有缺點有問題着的實際上的互助，群衆路綫是基本的方法，吸收貧農中農中大多數的積極意見與因素，以這些意見爲根據，推動少數想不通着的，總之，改造有缺點的中農，最有力的方法是事實教育，讓貧農及無顧慮的中農拿出事實讓他們看看，他們就會自覺的趕了上來。

最後，大家進一步討論了一條原則：今後判斷群衆的思想與呼聲，要首先區別是那個階層的？是普遍的還是少數人的？想想這些人爲什麼有這種呼聲與思想？深入追根再下結論，研究思想問題應該深入到貧農中，依靠他們了解中農與其他階層的情況，這就是我們工作中的階級觀點與群衆路綫。